

國語文成績大觀

3

學中國全

國語文成績大觀

卷三



中華民國十七年徵集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全國中學國語文成績大觀 第三冊

記述

故鄉的名勝 王道驊

——童年的一瞥——

我的故鄉東門外，離地五尺許，有一座石砌的高臺，在這臺上，建有一所古舊而壯觀的房屋。面前橫流着一條澄清而遼闊的河，在這河上，架起了一座很雄壯的石橋；在那河的岸旁，高聳着一株數圍大的古樹，影倒映在碧波上，好似一副絕妙的圖畫。那屋裏有的是亭榭樓閣，佈置得秩然有序，潔而且雅。它雖是廟宇，却也別饒風味；又因為地居市梢的緣故，所以沉靜得一切市聲都沒有。生性好靜默的我，碰到了這樣一個幽靜而美麗的勝境，煞是欣喜，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早深深地印着這羅星臺——它的名字——是我們故鄉唯一的名勝。

自幼嬌養慣的我，除了日常到小學校去出門外，平時很少出外嬉遊的，這並非是不愛往外跑，實在是我的至愛的爸爸和媽媽，深恐我們受了意外的驚恐或委曲，很嚴厲的督責

我和我的哥哥，不許我們往街上亂跑。可是說也奇怪，我們要是要到羅星臺去玩耍，我的莊嚴而慈祥的爸爸，立刻會露出微微的笑容來允許我們，有時他也会攜了我們，一同走到羅星臺去。那邊距離我家不過數十武，只要越過了那座高橋便到了；在我們家裏的樓上，也能望得到，所以他們很安心的讓我們去玩耍。

這天，我跟着我的爸爸和哥哥，慢慢地走近羅星臺，劈頭就聽見了大門上斑斑的橫額，我那時年紀很小，識字不多，瞧了那橫額上的三個大字，竟辨不出是什麼意思來，好奇心驅迫着我，叫我這樣的問我的爸爸：

『爸爸，那匾上寫的三個大字，是甚麼意思？』

『華兒，你不是知道它叫羅星臺嗎？那上面寫的自然就是它的名字了。』他一面很和善的對我這樣說。一面自己先踏進了大門，我們便隨着他來到正殿上徘徊，他告訴我們那正中受祀的，就是千古傳稱的關雲長，那邊雖然也有面目猙獰的偶像，但是我並沒有絲毫的害怕。看廟的和尙，瞧見了我們，忙笑容可掬來招呼我們。

我們不自覺的跟着和尙來到六角亭下了。和尙便請我們在亭下的椅上坐下，又拿出了茶來款待我們。我的爸爸在這個當兒，便開始閒談。我由他的談話裏，知道這廟確是很古了，

是在康熙年間建築的；我又知道這廟險些兒中年夭折。不能和我們後生小子見面，原來那年洪楊革命軍大屠殺我們故鄉的時候，它便做了他們的行營，不知怎樣一來，有意的還是失慎的把殿的一角焚毀了；要是那時全部被燬，那裏還能供我們賞玩呢？我的爸爸若斷若續的講了好些臺的歷史，又講了許多鄉里的故事，我們兄弟倆都默默地凝視着他，靜聽他口講指畫。

這個亭子是面朝着西的，所以在夕陽將下的夏天，那血紅般的殘陽，投射在我們的身上，依然炎熱得使我們不耐煩起來。忙立起身來告別了和尚，慢慢地步返家去。我兒時唯一的愛人——母親，早等得我們心急了，一見了我們忙笑着我們，取出她已經替我們預備好的糖果給我們吃；一面又很和藹的笑問着我們所遊和所見。從此之後，羅星臺便做了我們幼年寂寞中的伴侶，好在我們一開口要到羅星臺去玩，總是有求必應的。夕陽將下，在那六角亭之下，並肩坐着兩個孩童，很親熱的愉快的閒談着，貪度着人生最快樂時期——幼年的甜蜜生活。他們就是幼年的我和我的哥哥，這種難得之愉快生活，多麼值得回憶呵！但是，世間愉快的生活，決不會永久，一轉瞬間，什麼事都成為泡影了。我由小學校畢了業，便離開了我從沒分離過的愛人——爸爸媽媽和哥哥，來到離故鄉五十多里的K城，進了

省立S中學，現在又孤旅江城來，這種甜蜜的生活，我恐怕一輩子再消受不到了！

這幾年來，我雖遊歷了許多的古蹟和名勝，便是世界——至少全國馳名的西子湖也拜訪過了。但是我依舊念念不忘我幼時愛遊的名勝——羅星臺，我的心目中，依然認定它是可愛的名勝。春朝秋夕，還是很懷念它；假期旋里，還是常常去過訪它。可是情境迥異了；我所攜着的，不是我的哥哥，乃是他的三齡愛兒了；便是它也分外現出它的蒼老衰頹，好像苦苦的思念着他的故友——我——而消瘦似的！

暮春的西子湖頭 宋鍾藩

——遊記的一頁——

.....

一夜的輪聲轆轤，那火車頭拖着我們，從火坑般的上海，回到西子湖頭——我的故鄉——
——西子真美麗啊，——見面勝似聞名，不曾見過的三姊二哥和子青——我的弟弟，都覺得愉快和滿意。

……那一天正是暮春的早晨，睡在白紗帳裏的子青先醒了，嚷着：「哥哥起來罷，西湖景

「綴真好看啊！」突如其來的呼聲，先驚醒了我；睡在對床的三姊二哥，也從呼呼的鼾聲中醒了過來。活潑的弟弟，從床上撥開了對湖的窗子，微寒的春風，微微地吹到身上，倒不覺打了一噤；美麗的西子湖的確在望了。

朝曦已漸漸從對山起來；微赤的日光，正射在床上，雪白的紋帳，都照成赤血。已醒的三姊二哥，一骨碌地從床上爬起，我也不得不推開羅衾，跟着起身，回想起久沾風塵，多年「浪子」重返故鄉，也算「別有滋味在心頭」罷。

睜眼一看，望着窗外，西湖全景，皎然入目；濃霧鋪滿湖面，緊遮着對山，日光從東方朦朧地射過去，透過濃霧，照着環湖的高山，祇顯出一幢一幢黑影，却也美麗非常。定睛看去，那些綠色的叢林，轉成了異常的點綴；枝葉扶疏，容光皎潔，一簇一簇的四散站着，疏密得有得意思。再放眼遠矚，祇見那青山蒙着霧，認不清遠近大小；白霧蒙着青山，渺渺茫茫，打成一片；高峯與濃霧接着，模模糊糊，究竟是山高於霧，還是霧高於山呢？因為雲是白的，日光射着，與霧聯成一片；所以山勢的高下，畢竟辨別不出來。又望着北山路，那霧似乎解了些，叢林之中，夾着幾所寺院古跡，高高地還約略看得出來。別有幾所洋屋，幾間別墅，紅白的顏色，倒也顯出特別標致。唉，十年不見，那是些什麼地方？雖能記得幾許影像，可是已不勝滄桑之感啊！

再看那滿湖綠水，微風吹盪得利害：一絲一絲的微浪，都聯成整條的波紋。那些西湖船兒，大的小的，蒙着微霧，不下五六十艘；在岸旁一齊排着，倒也耐看。「船……船……坐船去！」弟弟急促的呼聲，却引得大家笑了。

我們急忙喫過早膳，信步走向湖濱，吸着清新空氣，就覺得十分鬆快。休息一會，魚貫地跨上小船，在萬道波光中蕩漾開去。

舟行不遠，那霧已解了不少，晨曦漸漸發出光芒。滿天遮着白雲，偶或鑲着幾片藍雲，日光照着，顯出異常光彩。那全湖風景便也瞭然在目：沿湖的翠柳，疏密地種着，綠色的柳條，滿長着青青的柳葉。——隨風婀娜，窈窕異常。更有那紅光映目的桃花，夾植在垂柳中，倒映得滿水皆紅。同時那些山啊，屋啊，倒插在水中，遠遠望去，只是陸上一排，水中一排，那水晶宮裏的湖堤，撲朔迷離，微微盪動，真是絕妙的一幅西子圖畫。

蜿蜒曲折長蛇似的堤，當然是蘇堤了。可那打橫的一條，不知是白堤不是？蘇堤上高聳着的是斷橋罷，還有錦帶，六吊，西泠……彷彿腦上還留着殘痕，但記不清他們的確的所在了。船從湖心亭過，不過是一個水墩罷了。幾十棵合抱大的柳樹，圍着一所屋子，矗立在墩上。三潭印月的三潭，還依舊鼎足立着。「鼎立的三潭，有增天然的美嗎？」抱美術思想的二哥

這樣的問，却引得三姊和我都笑了。雷峯是不得見了，那夕照的舊址，依稀還指得出來；回過頭來，寶叔塔却矗立在雲端裏。

天氣漸漸熱起來，那青雲也漸漸展佈開來；遮不住強烈的日光，容他儘量地往下直泄。青天慢慢的打成一片，四面還鑲着白雲，四方的白雲，依舊還夾些青雲。籠照在大自然中的西子，愈見得「輕抹濃裝都相宜」了。

在舟行的當兒，那湖風挾着涼風，輕輕地拂人衣襟，正可沁人心脾。款乃的櫓聲，推着船身，順着湖水前進……

怪惹厭的舟子，或許不能領略大自然的美麗；「春香正盛呢！」——突然的聲響，喚醒了的被陶醉的心靈——「掛着黃袋兒的鄉下老，正是和尚們的衣食呢……」津津有味的語聲，衝破了靜寂的空氣，忽地「拍」的一聲，却打斷了他的話頭；只見「拍」的去處，魚鱗一現，那水波便蕩漾開來……

……耐人迴憶的靈隱，便做了我們暫時的歇息地。被日光逼住的熱氣，散却不少。快活的弟弟，嘻嘻笑地跳進山門；在藏着深情的面部上，祇顯出二哥和三姊的美術思想來。

在偉大建築物的靈隱面前橫着的不是飛來峯嗎？那清漣的溪水和汨汨的冷泉，在冷泉

亭前作響，那青蔥蒼翠滿長着松柏的北高，可算是靈隱的靠背了；好雄莊華麗的大雄寶殿和羅漢室——五百尊羅漢儘嬉着嘴笑！

韜光真具有吸引力呀！雖然有怪吃力的石階，却並不減少了人們的遊興。松篁夾道的韜光徑，滿長着青蔥的樹葉，編地綠衣也似的野草。溪水在竹管中汨汨的流着，幽靜的水聲，愈引出人們幽靜的思想來；但遮不住的日光仍直泄下來，使人何等的難受與可厭！

韜光的美景，真能使人增不少的快感。西湖的全景，恰正皎然入目：起伏的高山，似環拱的圍着；隔分西湖的蘇堤，蜿蜒地好似一條線，那湖上的小船，愈見得飄渺微細。遠望對景：那白茫茫的一線，那不是錢塘江嗎？在青天化日之下，籠罩著的樹木，蔥籠青翠；滿長着在村上的葉子，愈顯出美麗來。——黃鶯兒的啼聲，冲破了靜寂的沉思，歌喉宛轉的鶯聲，愈現出「春之愛」啊。

我們忽忽地用過午飯，便向天竺的途上走去。我久不會著天竺了，在春光蒙照之中，愈顯出春光溶溶的樂趣來。狹狹的路上，充滿了「不遠千里而來」的香客；在憔悴的神氣中，更現出欣快和虔誠的意味。路上的雜樹，顯出分外的蒼翠；綠色的森林，愈覺得青蔥可愛；小鳥啁啾，夾雜了人聲，彷彿是不可思議的音樂——使人覺得真是鄉土風味了。滿眼望來，那蜿

蜿蜒曲折的長途，和青青的春光美景，都似引着人們入畫圖中去。

萬人禮拜的天竺，却近在我們眼前了：偉大的廟宇，莊嚴的偶像，錦繡的裝璜，香煙繚繞着的洞天福地。慧眼永閉的是如來嗎？三位高高的「神」，齊盤著膝坐在上面。斗大的巨燭，想是香客的貢品了。兩旁放立着的是什麼神啊？我可數不清了。清靜的佛門裏，充滿着浮囂的髒氣，那是善男信女的貢獻罷？

在佛化的天竺中，別的似乎感不到什麼。「感不到美罷，——在烏烟瘴氣裏！」三姊的怨聲，使大家即忙地離開了天竺……

在波光蕩漾中，便乘着船別了西湖。太陽的光，慢慢地消沉下去；祇有逼着船身的餘光，在水面反射上來。一切都寂靜了，除款乃的櫓聲外，一些也聽不見什麼。望着對岸，遙遙的燈光，好似萬道金蛇底映在水中……

橫塘，石湖，上方山遊記

王祥麟

民國十七年的春天，許多小朋友們組織一個遠足團，他的旨趣，是乘這明媚的春光，作含有修業性的遊玩。我生平是歡喜遊玩的，所以我便加入這個遠足團，而且被他們選舉為這

遠足團的領袖了。

我們第一次遠足的目的地，議定是橫塘石湖上方山。

出發這一天，是四月一日，參加的小朋友，有十六個人；氣溫在六十度的光景，太陽給幾片薄薄的白雲遮蔽着，有時露出他的炎威，一會兒又進去了；東南風起得很大，似乎含有雨意；但是我們興之所至，便也不顧後患了。走出胥門，渡過胥江，循馬路上御道，一路走去，青山綠水，碧草鮮花，都露出他們和藹愉快的態度，好似歡迎我們；我們也不住的笑嘻嘻地欣賞牠們。路經唐伯虎的基地，野草叢生，殘碑剝蝕，想起當年的風流韻事，真教人有無限『今昔之感』。

十一時的光景，到了橫塘，——是距城四五里的一個小鎮市——石橋茅店，楊柳桃花，風景倒也不惡，休息一回，便向石湖進行，在離石湖一里路的模樣，但見白茫茫的一片橫在前面；走近些，耳中就聽見訇礚雷霆之聲，原來走不到幾步，已到了石湖。湖濱有杏春橋，九個環洞；我們立在橋上，那時萬馬奔騰的怒濤，無情的撲向上來，那好似發了狂的風，盡力要思把我們吹倒。在這個當兒，便振作精神，與他抵抗，把手撐住腰，狂呼了幾聲，——表示得勝嗎？表示英雄壯嗎？連我自己也不曉得，大概心靈感受着自然美的衝動罷！

『啊！看啊！多麼的危險啊！像這樣一隻小船，飄蕩在這廣闊的風浪當中！——一個小朋友用手指着說。

『這有什麼怕呢！他們已經成了習慣，我們假使有冒險的精神，不要講在這風浪中搖船，便是什麼艱難的事情，都可以做得。』——我這樣的回答。

我們在橋上看一回，講一回，覺得身子有些兒冷，就往湖邊的一個海潮寺裏去頑耍，相傳這寺裏的菩薩很靈驗，我便生了好奇心，在籤筒裏隨意摸上一支籤，端詳一看：『十六下下。』連忙放進去，暗暗地自叫灰氣。這大概因為沒有磕頭燒香，先送幾個運動費與牠罷——咳！泥塑木雕也要運動費，難怪人間沒有清官了。

走出寺門，沿着湖邊走去，經過一座小小村莊，家家機杼，戶戶垂楊，幾枝桃花，掩映著村前村後；幾隻黃狗，向我們吠個不住；我們一步一回眸的過去，不上幾步，就是上方山的山麓。抬頭一看：石級逶迤，孤塔高聳，自山麓至山頂，差不多有一百多丈，大家有些難色。我便高聲下一個總攻擊令：『大家努力，奔上去呀！』小朋友們都一鼓作氣，把身子一折像猿猴的爬上去，『努力！努力！』大家呼起這樣的口號。到了半山，氣喘汗出，脫去外衣，臥的臥，坐的坐……看看前途，還是很遠，回看山麓，尚在目前，大家似乎覺得疲力，都有些退去了。我想不對，倘

使不趕緊再下一個令，恐怕要功虧一簣。便又高呼：『大家不要回顧，看清你們的目標，努力進取呀！』小朋友們又呼起口號，奔上去了。但是一位肥胖的小朋友，終是落在後面——並且很遠的，——回看他的臉上，似乎有些慚愧。

好容易到山頂了，大家很愉快的，慶祝了幾聲。山上除一個七層的寶塔外，無他長物；塔不可登，下層供着一個「上方老爺。」所以說起山的本身，實在沒有什麼遊玩。但是舉目四顧：七子橫山……擁在後面，震澤石湖浮在前面；山蒼蒼，水茫茫的氣象，何等雄闊！兩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，可以代表我們這時所見的景象；開拓萬古之胸襟，推倒一時之豪傑，可以代表我們這時的懷抱。小朋友們有的寫生，有的作記，有的談笑。正當大家愉快的時候，忽見一頂呢帽，自天空疾飛而下，一個小朋友急得面無人色，吶喊起來：『不好！不好！我的帽子，被風吹下山去了！』一會兒落在山崖，他想去拾，我已經把他拾起，哈哈！這不是重演一出『龍山落帽』的故事嗎？不過今天不是重九罷了。

我們在山上玩了好久，就凱旋了。山麓有塊平曠的草地，叢林四合，青溪一曲，很有畫意。我們就席地而坐，仰面而臥。——臥的方法，是四人一組，共分四組，互相作枕，成井字式。——在這個時候，簡直以天地為廬，以山水草木為廬中的畫屏古玩了，啊！還有什麼人家佈置得有

這樣的精雅而寬暢呢！但是我恐怕小朋友們在這種愉快的環境裏，夢夢的睡去，便學了幾聲雞叫，喚醒他們；他們便一躍而起，依舊鼓勵著精神回來了。

重新經過杏春橋，狂風怒濤，仍舊繼續工作，似乎加厲一些；我當時生出一種非非想？『牠們爲什麼要這樣努力，有目的嗎？有意味嗎？當然是沒有目的，沒有意味；這樣一浪一浪的過去，無非受命於天，做天的玩具罷了！我們人類一切的動作，和那草木蟲魚鳥獸，生死於天地間，與這狂風怒濤，相形之下，不是差不多麼？』老子說：『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』實在是探本之論呀……』

我正在那裏想得入神，忽聽得一陣極清脆的歌聲，如葉底鶯啼，梁間燕語，不絕如縷的，隨著這狂風散布在空間，繚繞我身體的四週，我的靈魂彷彿飛到半天，徘徊於神仙國中；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我們一路同遊的三個上海女學生，攜手並肩，輕啓朱唇，實行她們『浴沂詠歸』的樂趣。

回到橫塘，肚子裏餓了，就找到一個中國式的小飯店，在門外一個菜架上看看擺着幾盆魚肉豆腐……，大都有蜘蛛的網保擁著；我想這不衛生極了，怎樣可以吃呢？正要向後轉，店裏走出一個女堂官，肩上掛着一塊破手巾，笑嘻嘻地對我們說：『先生，你們要用飯請進來』

呀！』我也笑嘻嘻地回答道：『我們停刻再來罷！』離開這店，就到一個麵館，糊亂吃了一頓，就一路嘻嘻哈哈的走進城來了。

鳳凰山礮台遊記

黎系業

近來幾天煩熱極了，一到晚上，便跑上山去乘涼；天天在那塊兒，也覺得厭了！昨天譚璧章約我去遊沙湖，末有達到目的；今天他又來了，便同他出去，還有一個常同玩的陳善燮，三人一路出校，不一會到了武勝門，忽然高興起了，要上城去望望；城樓已是拆毀了，在城樓舊址的西面，地勢隆起，好似一座山，信步走到那山上去，那山上可有許多井，走近一看，那裏是井裏面有深的一條路，用磚砌成，與井相通，分明是一條隧道。我們把那些井都看過了，在井的一端，掘成深坑，做的一個城門，便是隧道的出口，那一端的出口正在山坡，就是我往日在二小操場裏望著山上以爲是一個城門的，今天纔明白了。在山的這邊坡子，靠著城的，架著幾隻小炮，給我們望見了，連忙跑近去看，可發現了兩尊大炮；那炮大得很，坐落在一個圓形的坑內，可以四面轉動的。兩炮相隔約有二三丈，炮旁有水池，是用以洗炮的，小炮是豫備接濟大炮的。這裏當然是一座炮台，爲什麼我在武昌這許多年都不知道呢？這個山叫甚麼也從

未到過記了多時，想起武昌原有個鳳凰山炮台的，這大概是了。本不是來這裏玩的，可無意中發現了牠，真令我喜得了不得。

本校校舍記 向培均

我們浦東中學，面積有三十一畝，不說不大了。校舍內部的情形怎樣呢？那要費許多時間，把牠繪成一張畫圖，方才使不是浦東中學裏的人，一看就能明白。但我既不是個寫生家，又不是個工程師，而要我來繪這張畫圖，真是難乎其難了！不得已，只好勉強拿着畫筆、色盒、擺起畫架、水壺，對着校舍寫生。倘有不對的處所，或有『畫蛇添足』的弊病，還望大家加以原諒。

浦東中學的歷史，諸位想必久已知道了。然而二十餘年的房子，當然是老而又舊了。但是畫畫不在乎新，只求其舊。因為老舊的，可以表現一種特別情景和美觀。

浦校在黃浦之東，六里橋南面，北邊有白蓮涇經過牠後面而向西流。其餘四週，全是菜地。當中間有坟堆和樹林。每到春天，樹木芽生葉，望去儼然成了一片綠色世界。

校舍是坐北朝南。校之東南角上，四壁粉白，窗若蜂巢，爲用瓦蓋的兩層樓，即南部宿舍，是